

中乌语动宾语序对比分析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ERB-OBJECT WORD ORDER IN CHINESE AND UZBEK



<https://doi.org/10.5281/zenodo.7335266>

Qurolova Sayyora Turg'un qizi

Toshkent davlat sharqshunoslik universiteti o'qituvchisi  
snow64795@gmail.com

**摘要:** 对每个留学生来说掌握汉语的语法规律都很难。乌兹别克斯坦学生的母语和汉语属于不同语言类型，学习汉语动宾语序时经常遇到一些困难。本文归纳了乌兹别克斯坦学生汉语动宾语序的偏误类型与产生成因。本次归纳前任研究文章发现，乌兹别克斯坦学生对汉语九种句式中的动宾语序偏误率较高，其中常见离合词、“被”字句、“把”字句等。这些句式不同水平的 HSK4 级、5 级、6 级学生掌握的情况都不同，主要偏误成因是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识负迁移、教材原因、教师讲解不够充分等。

**关键词:** 基本语序对比；常见离合词；“把”与“被”句式；兼语句

**Annota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every international student to master the grammatical laws of Chinese. The mother tongue and Chinese of Uzbek students belong to different language types, and they often encounter difficulties when learning Chinese verb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es and causes of the Uzbek students' Chinese verb-verbal order. This summary of previous research articles found that Uzbek students have a higher rate of verb-verbal bias in the nine sentences of Chinese, including common clutch words, "being" sentences, and "put" sentences. HSK level 4, level 5 and level 6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sentences have different situations. The main causes of errors are negative transfer of mother tongue, negative transfer of target language knowledge, reasons for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adequate teacher explanation.

**Key words:** Basic word order comparison; common acrobatic words; "Being" and "put" Sentence Patterns; cum sentence

### 1. 基本语序对比

汉语中语序是词语词组合起来的重要部分之一，每一个词语在句子里都有一定的位置，表达一定关系，不能乱换<sup>1</sup>。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常见的动词与宾语关系中的语序。

乌兹别克语是典型的 SOV 型语言。在乌兹别克语句式中动词的位置应是固定的，位于句尾。而且乌兹别克语中动词是句子的支点。主语作为句子的出发点，宾语要求要靠近动词。副词要求不高，句子里副词大部分情况能换自己位置。

[1]: (a) Uning ashula aytishi yaxshi. (乌兹别克语)

他的-主语 歌-宾语 唱- 好-副词

(b) U yaxshi ashula aytadi.

他-主语 好-副词 歌-宾语 唱

他歌唱得好。

[2]: Sen hali Kareyani tark etmadingmi?

<sup>1</sup> [白莲花(2011)]

你-主语 还没有-助词 韩国-宾语 离开吗  
你还没有离开韩国吗？（汉语）

从语序的角度来看，乌兹别克语与汉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动词与宾语的排列问题。乌兹别克语宾语放在动词前置，而汉语中动词是完全颠倒的，它位于宾语前面。

乌兹别克语基本语序是 SOV，而汉语的基本语序 SVO（图表）。

表 1：汉乌兹别克语动宾语序对比

S	O	V (乌)
S	V	O (汉)

从表 1 中我们能看到乌兹别克语中的 S（主语）的位置是与汉语中的 S 位置相同，不同的是 O（宾语）和 V（动词）的位置。汉语中的主、谓、宾、定、状、补各个成分的位置是很重要。成分位置的变化会引起语法、语义的改变。而乌兹别克语的词序相当于比较自由。

乌兹别克语句子基本的语序是：主语带自己定语在谓语前面  
宾语带自己的定语在谓语前面。

主语+定语+宾语+补语+谓语也能换位置，一般情况下宾语置于动词前。因此用中文表达自己看法时，在语序的严格性上很多乌兹别克斯坦学生会错误。

例如：[3]O'tgan haftada men Shanghayga bordim.（上个星期我去上海）

Men o'tgan hafta Shanghayga bordim.（我上个星期去上海）

这两个句子是在乌兹别克语中虽然变换了语序但是意思没有改变。

乌兹别克语的宾语分两种，是独立宾语和依赖宾语。直接能属于谓语的宾语是独立宾语。

如：Seni（你）sog'indim（想）—（想你）。没有属于谓语的，但是靠近、能加谓语的宾语是依赖宾语。所以它在句子里作为某些定语或者补语的小一个部分。从古老乌兹别克语中上看会出现这种类型的句法结构。

## 2. 常见的离合词

在汉语和乌兹别克语中有些句子的语序相同。比如：句子是无宾语时，但是需要注意无宾语的类型，如果是离合动词的无宾语。它的语序两国语言中比较相同的。但是不能说是每一个离合动词的无宾语句子都相同<sup>2</sup>。需要句子中的动词是不及物动词，因此两种语言的语序会相同。

例如：[4]每一个周末我在家休息。（汉语）

Har hafta dam olish kuni men uyda hordiq chiqaraman.-（乌兹别克语）

“Har hafta”-每一个，“dam olish kuni”-周末（补语），“men”-我，“uyda”-在家（修饰语），“hordiq chiqaraman”-休息（动词）。

乌兹别克语里离合动词比汉语少，乌兹别克语中的动词一般都能带宾语，只是宾语位置跟汉语宾语位置不同。因此学生遇到一些离合动词会出现偏误。最常见的是“见面”、“生气”、“毕业”、“结婚”、“休息”等动词，例如：“他叫我下午去见面他”（正确的说法是“他叫我下午跟他见面”）、“他生气我”（正确的说法是“他生我气”）等等。因为乌兹别克语中，“见面”、“生气”等都可以带宾语，而在中文里，这些词都是离合词，而不能带宾语。这样的句子中乌兹别克斯坦学生会出现一些问题。

<sup>2</sup> [杨潇 (2017) ]

乌兹别克语的动词是处在句子的末尾。这时，动词是句子的核心，它标志着该句的结束。乌兹别克语中的谓语在句子进行归纳和总结作用，这个作用让全句谓语必须处于句子尾<sup>3</sup>。它后面不许出现任何语法成分，但是汉语句子里，谓语一般不会放在句子尾，谓语后接着宾语，有时候还有补语。

### 3.“把”字句

有“把”字句的句子在汉语中是 S+把+O+V，与乌兹别克语的 S+O+V 句型(或者 S+O+把+V)很相似<sup>4</sup>，汉语里“把”字句后的宾语和乌兹别克语带宾语的格的名词有对应关系，而且所有施受关系，这些让乌兹别克学生产生错误的原因。

乌兹别克语中没有跟汉语的“把”字句一样的表达方式。如果想跟“把”字句一样表达的话语法意义需要使用：名字+词缀 (ni,in) + 宾语。

例如：[5] U kiyimini tashlab yubordi.

他 把衣服 扔 掉了

这个句子里“U”对应是主语“他”，“kiyim”对应是宾语“衣服”，“tashlab yubordi”对应是谓语“扔掉”。如果想跟汉语“把”字句形式对应，就需要在宾语“kiyim (衣服)”后置要加上词后缀“—ni”：

\*他衣服把扔掉了

但是汉语中“把”字句放在宾语前面。

例如：[6] Oshpaz ovqatni qovurib bo‘ldi. (厨师把菜炒好了)

厨师 菜把 炒 好了。

在宾语“ovqat”后面加了词后缀“+ni”，表示汉语中的“把菜...”。从这些的例子能看出，在乌兹别克语中“宾格+词缀 (ni)”的结构是相当于汉语中“把”字句“把+宾语”的语法意思。汉语的“把”字句和乌兹别克语的“宾语+ni”在形式上有相似，两个都是表示强调人或者事物(受事)<sup>5</sup>。但位置不一样，一个是宾语前置，一个是宾语后置。

### 4.“被”字句

“被”字句表述是在汉语中一种特殊的动词谓语句，在汉语里的“被”字句与乌兹别克语的“被”字句形式比较起来有一些不同。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在学“被”字句时常出错的主要原因是受母语语法规则负迁移的影响，学生造出的“被”字句述式，或少遗留其母语“被”字句的痕迹。学到“被”字句后，大部分留学生会立刻去母语中找与它相对应的句子，进行类比，难免会出现错误和偏差。例：

[9]

a) \*Anavi o‘qituvchi o‘quvchilar tomonidan jaxli chiqqanidan o‘zini yo‘qotib qo‘ydi.

那个 老师 学生 被 气得晕过去了。(Tomonidan –被)

b) 那个老师被学生气得晕过去了。

[10]: a) \*Bu olma men tomonimdan yeb qo‘yildi.

这个苹果 我 被 吃掉了。(Tomondan –被)

b) 这个苹果被我吃掉了。

以上 a) 句式中有乌兹别克斯坦学生受母语干扰而造出的病句。“被”字句表述是汉语常用的句式，而乌兹别克语中偶尔会用。而且乌兹别克语的“tomonidan”(被字句)位于第二个名词(施者)后面。由于这两种语言属于不同语言型的语言，汉语的基本语序是 SVO，即主语+谓语+宾语;而乌兹别克语的基本语序是 SOV，即主语+宾语+谓语。但是

<sup>3</sup> [Matkarimova D., Mamatjanova N. (2013)]

<sup>4</sup> [别克 (Sheratov Jurabek) (2018)]

<sup>5</sup> [别克 (Sheratov Jurabek) (2018)]

这两种语言的“被”字句在其组成方式及结构特点方面差别并不大。可是，有不少乌兹别克斯坦学生使用汉语“被”字句时，就会在母语的干扰下造出一些不符合汉语语法的句子。很多留学生不太了解“被”字句的语法，所以会造出这样的问题。例如：把“被”字句中的受者和施者位置用错。

[11]: a) \*父亲被小李批评了。  
b) 小李被父亲批评了。(正确的)  
或者不写“被”字句:

[12]: a) \*玻璃我打碎了。  
b) 玻璃被我打碎了。

### 5. 兼语句

汉语中兼语句的结构型：N1+V1+N2+V2，这个句子模式中 N2 是 V1（动词）的宾语，同时也是 V2（动词）的主语。如：

这个句子结构是兼语句。汉语的兼句型与乌兹别克语中的“N1（主语）+N2+V2（动词）+V1”或者“N1（主语）+N2+V2（动词）”句型对应。例如：

[13]: a) 妈妈让弟弟看书。  
b) Oyim ukamga kitob o‘qishni buyurdi. (乌兹别克语)  
妈妈弟弟 书 看 让。

在例句 a) 中 V1 的宾语后置出现表示宾语动作的谓语，这样构成兼语句了。在乌兹别克语中句子动词 V1 位于句尾，成为句子的重点中心。而且在动词增加后缀。比如：“buyurdi”基本写法是“buyurmoq”，加了后缀词“di”去掉“moq”。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别克 (Sheratov Jurabek) (2018) 乌兹别克斯坦学生习得汉语的“把”字句偏误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 白莲花 (2011) 韩汉语语序类型对比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3. Matkarimova D., Mamatjanova N. (2013) Ona tilini o‘rganamiz, Tashkent.
4. Normatova Sh. (2010) Morfologiya va sintaksis, JIDU o‘zbek tili kafedrasi dotsent.
5. 杨潇 (2017) 中高级日本留学生汉语语序习得偏误及教学对策，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6. 张君 (2013) 日本学生习得汉语动宾语序的偏误分析，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7. 陈永莉 (2007) 汉语动词与相关句法成分的语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8. Рахматуллаева, Д. М. (2021). 浅谈汉语声调教学问题. *Oriental renaissance: Innovative, educational,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1(Special Issue 1), 344-348.
9. Abdullayevna, N. S. (2019).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Китае: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Насирова Саодат Абдуллаевна. *КИТАЙСКАЯ ЛИНГВИСТИКА И СИНОЛОГИЯ*, 3, 384.
10. Хашимова, С. А. (2020).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Х ГЛАГОЛОВ ПРИ ПОМОЩИ СУФФИКСАЦИИ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In *Страны. Языки. Культура: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XI-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Под ред. проф. Абуевой НН Махачкала: ДГТУ. 391 с (p. 361).*
11. NS Abdullayevna. 上合组织国家的科学研究: 协同和一体化. In 上合组织国家的科学研究: 协同和一体化, 87, 0